放“七君子”。张学良面见蒋介石，气愤地质问他：对待人民爱国运动这样残酷，和袁世凯、张宗昌有什么区别？

此事在国际上也引起很大反响。当时美国著名哲学家约翰·杜威、物理学家爱因斯坦等 16 名国际知名人士也联名致电蒋介石，表示“甚为不安”。

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，人们都以为“七君子”必能无罪释放，但是国民党政府仍然继续对他们进行迫害。1937 年 4 月 3 日，国民党政府宣布对“七君子”正式提起公诉，通缉在美国讲学的教育家陶行知等七人。4 月 12 日，中国共产党发表《对沈、章诸氏被起诉宣言》要求释放“七君子”等一切政治犯，并多方开展营救工作。

6 月 11 日和 25 日，国民党当局在苏州两次开庭审讯“七君子”。“七君子”在狱中和在法庭上继续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。其中，沈钧儒、史良都是当时著名的律师。潘大明所著《长河秋歌：1936 年七君子事件与他们的命运》一书中描述了沈钧儒舌战审判长的场景：

审判长问：“你赞成共产主义吗？”沈钧儒回答：“赞成不赞成共产主义，这是很滑稽的。我们从不谈所谓主义。起诉书竟指被告等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的主义，不知检察官何所依据？如果一定要说被告宣传什么主义的话，那么，我们的主义就是抗日主义，就是救国主义。”

审判长自以为沈钧儒已上他的套路，再追问一句就可以让沈钧儒中圈套，承认救国会是中共领导下的一个反政府组织，便又问：“抗日救国不是共产党的口号吗？”沈钧儒悠然回答：“共产党吃饭，我们也吃饭；难道共产党抗日，我们就不能抗日吗？审判长的话，被告不能明白。”

1937 年 8 月，“七君子”赴南京商讨抗日事宜，图为与马相伯（坐）、杜重远（后排左一）的合影。

历史上的这一周

1998 年 11 月 22 日至 25 日，江泽民对俄罗斯进行国事访问。这是两国元首首次“不扎领带”的会晤，也是中俄第六次最高级会晤。因叶利钦总统突患肺炎，中俄首脑会晤在莫斯科中央临床医院进行。

1950 年 11 月 24 日，政务院批准《培养少数民族干部试行方案》和《筹办中央民族学院的试行方案》。

1950 年 11 月 25 日，在美国空军对大榆洞志愿军指挥所的轰炸中，在志愿军司令部担任俄文翻译和机要工作的毛岸英，不幸牺牲，时年 28 岁。

1975 年 11 月 26 日，我国成功发射一颗返回式遥感人造地球卫星，卫星正常运行后，按预定计划于 12 月 2 日安全返回地面。它标志着我国成为继美、苏之后第三个掌握卫星回收技术的国家。

1991 年 11 月 27 日，长江葛洲坝水利枢纽第二期工程在湖北宜昌通过国家正式验收。至此，这一大型水利水电工程宣告全部竣工。

1958 年 11 月 28 日至 12 月 10 日，中共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。会议通过《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》。

沈钧儒所代表的“七君子”据理明辩，把审判长驳得理屈词穷。

在“七君子”受审同时，宋庆龄、何香凝、胡愈之等 16 人发起“救国入狱”运动，提出与“七君子”同服“爱国罪”，全国各界人士随之响应，纷纷签名参加。7 月 5 日，宋庆龄等人到苏州高等法院自请入狱。在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的共同声援下，国民党当局不得不承认“救国会以救国为目的，当然无罪”。全面抗战爆发后，“七君子”终于被释放出狱。

中国共产党和各界营救“七君子”的运动，对“逼蒋抗日”起了关键推动，壮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“七君子”中每位都是社会贤达，有法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新闻出版家、历史学家。他们在民族危亡时刻，以己所能担起救亡图存的民族使命，也体现了上海的血性担当。“七君子”中的五位人士后来成为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民主建国会的重要人物。